



中華民國十九年出版

冰心女士全集

定價壹元貳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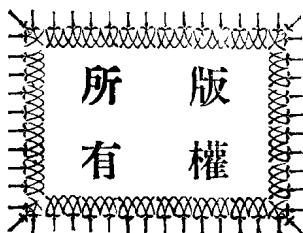
著者 冰心女士

印刷者 上海合成書店

發行者 上海合成書店

分發行者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北平·保定·天津



版權
所有

冰心自序

假如文學的創作，是由於不可遏抑的靈感，惟我的作品之中，只有這一本是最自由，最思索的了。

我這書中的對象，是我摯愛恩慈的母親。她最初也是最後我所戀慕的一個人。我提筆的時候，總有她的鬚眉或笑臉湧現在我的眼前。她的愛，使我由生中求死——要擔負別人的痛苦，使我由死中求生——要忘記自己的痛苦。生命中的經驗，漸漸加增，我也漸漸的碰到了生命花叢中的尖刺。在一切軀殼和靈魂的美麗芬芳的誘惑之中，我受盡了情感的顛簸；而『到底爲誰活着？』的觀念，也日益明瞭……

但感謝上帝，在我最初一靈不昧的入世之日，已予我以心靈永久的皈依和寄託

我無有話說，人生就是人生！母親付予了我以靈魂和肉體，我就以我的靈肉來探索人生。以往的試驗探索的結果，使我寫寄了小朋友這些書信。這書中有幼稚的歡樂，也有天真的眼淚！

年來筆下銷沉多了，然而我覺得那抒寫的情緒，總是不絕如縷，乙乙欲抽——記得一九二四年的初春，在沙穰青山的病榻上，背倚着樓欄凝望：正是山雨欲來時候，濕風四起，風片中挾帶着新草的濃綠；黑雲飛聚，壓蓋得樓前的層山疊嶂，浮起了黯黯的香光；天空如墨，而如墨的雲隙中，萬縷霞光，燦穿四射，影滿大地！我那時神悚目奪，瞿然驚悅，我在預覺着這場風雨後芳馨濃郁的春光！

小朋友，朗潤圓池中春冰已泮，而我懷仍結！在這如結久蘊的情懷之淡，我似乎也覺着筆下來歸的隱隱的春光。我在牆頭小山上徐步，土溼如膏，西望玉泉山上的塔，和萬壽山上的佛香閣等等都隱在濃霧之中，而濃霧却遮不住那叢樹枝頭嫩黃的生意，春天來了！

小朋友，冰心應許你在這一春中再報告你們些幼稚的歡樂，天真的眼淚，雖然她也怕在生命花刺漸漸握滿之後，歡笑不成眼淚不落……

小朋友，冰心應許你在這一春中再報告你們些幼稚的歡樂，天真的眼淚，雖然她也怕在生命花刺漸漸握滿之後，歡笑不成眼淚不落……

小朋友，記取，春天來了！

三，廿，一九二七年朗潤園誌。

冰心女士全集目次

自序·····	一——三
沙穰雜記·····	一——二三
書信第一·····	二四——二六
書信第二·····	二七——三〇
書信第三·····	三一——三四
書信第四·····	三五——三七
書信第五·····	三八——四〇
書信第六·····	四一——四三
書信第七·····	四四——四八
書信第八·····	四九——五三
書信第九·····	五四——六八

書信第十	六九——七七
書信第十一	七八——八六
書信第十二	八七——九二
書信第十三	九三——一〇二
書信第十四	一〇三——一一〇
書信第十五	一一一——一二七
書信第十六	一二八——一二五
書信第十七	一二六——一二八
悟	一二九——一六八
英士去國	一六九——一八八
一個慈謫的兵丁	一八九——一九二
一個軍官的筆記	一九三——一九九

姑姑·····	二〇〇——二〇九
劇後·····	二一〇——二一五
鄉愁·····	二一六——二一九
紙船·····	二二〇——二二一
惆悵·····	二二二——二七〇
到青龍橋去·····	二七一——二七八
夢·····	二七九——二八二
兩個家庭·····	二八三——三〇五
別後·····	三〇六——三二九
一篇小說的結局·····	三三〇——三三四
莊鴻的姊姊·····	三三五——三四三
可憐的鄉女·····	三四四——三五九

往事.....	三六〇——四〇四
新詩.....	四〇五——四四四

冰心自序

沙穰雜記

——遙寄小朋友——

大夫說是養病，我自己說是休息，只覺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過了半年多。這半年中有許多在童心中可驚可笑的事，不足爲大人道。只盼他們看到這幾篇的時候，唇角下垂，鄙夷的一笑，隨手的扔下。而有兩三個孩子，拾起這一張紙，漸漸的感到興味，看完又彼此嘻笑，講說，傳遞；我就已經有說不出的喜悅！本來我這兩天有無限的無聊。天下許多事都沒有道理，比如今天早起那樣的烈日，我出去散步的時候，熱得頭昏。此時近午，却又陰雲密布，大風狂起。廊上獨坐，除了胡寫，還有什麼事可作呢？

六，二十三，一九二四，沙穰。

(一) 我怯弱的心靈

我小的時候，也和別的孩子一樣，非常的小膽。大人們又愛逗我，我的舅舅說什麼聊齋，什麼夜談隨錄，都是些僵屍，白面的女鬼等等。在他還說着的時候，我就不自然的惴惴的四顧，塞坐在大人中間，故意的咳嗽。睡覺的時候，看着帳門外，似乎出其不意的也許伸進一隻鬼手來。我只這樣想，便用被將自己的頭蒙得嚴嚴地，結果是睡得週身是汗！

十三四歲以後，什麼都不怕了。在山上獨自中夜走過叢塚，風吹草動，我只回頭凝視。滿立着猙獰的神像的大殿，也敢在陰暗中小立。母親屢屢說我膽大，因為她像我這般年紀的時候，還是怯弱的很。

我白日裏的心，總是很寧靜，很堅強，不怕那些看不見的鬼怪。只是近來常常在夢中，或是在將醒未醒之頃，一陣悚然，從前所怕的牛頭馬面，都積壓了來，都聚團了來。我呼喚不出，只覺得怕的很，手足都麻木，靈魂似乎蟻曲着。掙扎到醒來，只

見滿山的青松，一天的明月。灑然目笑，——這樣怯弱的夢，十年來已絕不做了，做這夢時，又有些悲哀！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怯弱的心情，有時也極其可愛。

(三) 埋存與發掘

中的生活，是沒有人理的，只要不誤了三餐和試驗體溫的時間，你愛做什麼就做什么，醫生和看護都不來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時再現的時候，從前的愛好，都拿來重溫一遍。

美國不是我的國，沙穰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緣，在這裡遊戲半年，離此後也許此生不再來，不留些紀念，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我幾乎每日做埋存與發掘的事。

我小的時候，最愛做這些事，鯉魚脊骨雕成的小船，五色紙黏成的小人等等，無論什麼東西，玩厭了就埋起來，樹葉上寫上字，掩在土裏。石頭上刻上字，投在水裏。想起來時就去發掘看看，想不起來，也就讓他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裏。

病中不必裝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遊山多半是獨行，於是隨時隨地留下許

多紀念，名片，西湖風景畫，用過的紗巾等等，幾乎滿山中星羅棋布。經過芍藥花下，流泉邊，山亭裏，都使我微笑，這其中都有我的手澤！興之所至，又往往去掘開看看。

有時也遇見人，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本來這些事很難解說。人家問時，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迫不得已只有一笑。因此女伴們更喜歡追問，我只有躲著她們。

那一次一位舊朋友來，她笑說我近來更孩子氣，更愛臉紅了。童心的再現，有時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養，自然血氣旺盛，臉紅那有什麼愛不愛的可言呢？

(三) 古國的音樂

去冬多有風雪，風雪的時候，便都坐在廣廳裏，大家隨便談笑，彈話匣子，彈琴，編絨織物等等，只是消磨時間。

榮是希臘的女孩子，年紀比我小一點，我們常在一處玩。她以古國國民自居，拉

我作伴，常常和美國的女孩子戲笑口角。

我不會彈琴，她不會唱。但悶來無事，也就走到琴邊胡鬧。翻來覆去的只是那幾個簡單的熟調子。於是大家都笑道，『趁早停了罷，這是什麼音樂？』她傲然的叉手站在琴旁說，『你們懂得什麼：這是東西南古國，合奏的古樂，你們那專配領略！』琴聲仍舊不斷，歌聲愈高，別人的對話，都不相聞。於是大家急了，將她的口掩住，推到屋角去，從後面連椅子連我，齊拉開，屋裏已笑成一團！

最妙的是連『印第阿那的月』等等的美國調子，一經我們用過，以後無論何時，一聽得琴聲起，大家都互相點頭笑說，『聽古國的樂啊！』

（四）雨雪時候的星辰

寒暑表降到冰點下十八度的時候，我們也是在廊下睡覺，每夜最熟識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也不過只是點點閃爍的光明。互相習慣了，偶然不見，也有些想望與無聊

連夜雨雪，一點星光都看不見，荷和我擁衾對坐，在廊子的兩角，遙遙談話。

荷指着說，『你石維納司（Venus）升起了！』我抬頭望時，却是山路轉折處的路燈。我怡然一笑，也指着對山的一星燈火說，『那邊是周彼得（Julie）呢！』

愈指愈多，松林中射來零亂的風燈，都成了滿天星宿。真的，雪花隙裏，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將繁燈當作繁星，簡直是抵得過。

一念至誠的將假作真，燈光似乎都從地上飄起。這幻成的星光，都不移動，不必半夜夢醒時，再去追尋他們的位置。

於是雨雪寂寞之後，也有了慰安了！

（五）她得了刑罰了

休息的時間，是萬事不許作的。每天午後的這兩點鐘，乏倦時覺得需要，睡不着的時候，覺得白天強臥在床上，真是無聊。

我常常偷着帶書在床上看，等到看護婦來巡視的時候，就趕緊將書壓在枕頭底下

閉目養神——我無論如何淘氣，也不敢大犯規矩，只到看書爲止。而壁這個女子往往悄悄的起來，抱膝坐在床上，逗引着別人談笑。

這一天她又坐起來，看看無人，便指手畫腳的學起醫生來，大家正臥着看着她笑。看護婦已遠遠的來了，她的床正對着甬道，臥下已來不及，只得仍舊皺眉的坐着。

看護婦走到廊上，我們都默然，不敢言語。她向壁說，『你怎麼不躺下。』壁笑說『我胃不好，不住的打呃，躺下就難受。』看護婦道，『你今天飯吃得怎樣？』壁惴惴的忍笑的說『還好！』看護婦沉吟了一會便走出去。壁回首看着我們，抱頭笑說『你們等着，這一下子我完了！』

果然看見看護婦端着一杯藥進來，杯中泡泡作聲。壁只得接過，皺眉四顧，我們都用氈子蒙着臉，暗暗的笑得喘不過氣來。

看護婦看着她一口氣喝完了。才又慢慢的出去。壁頹然的兩手捧着胸口臥了下去。似哭似笑的說『天呵！好酸！』

她以後不再胡說了，無病吃藥是怎樣難堪的事。大家談起，都快意，拍手笑說，她得了刑罰了！』

(十) Eskimo

沙穰的小朋友替我上的 Eskimo 的徽號。是我所喜愛的，覺得比以前的別的稱呼都有趣！

Eskimo 是北美森林中的蠻族，黑髮披裘，以雪爲屋，過的是冰天雪地的漁獵生涯。我那能像他們那樣的勇敢？

只因去冬風雪無阻的在林中遊戲行走，林下冰湖正是沙穰村中小朋友的溜冰處，我經過。雖然我們屢次相逢，却沒有說話。我只覺得他們往來的停了遊走，注視着我，互相耳語。

以後醫生的甥女告訴我，沙穰的孩子傳說林中來了一個 Eskimo，問他們是怎樣說法，他們以黑髮披裘爲證。醫生告訴他們說不是 Eskimo 是院中一個養病的人。他們才